

美丽的岛国新西兰被称为“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”。而罗托鲁阿则是新西兰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我们结束公务活动后顺访了这座小城。

罗托鲁阿,毛利语是“双湖”的意思,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北部的罗托鲁阿湖畔,人口五万多人。

蓝天白云下的罗托鲁阿湖,湖光潋滟,山色壮美,野鸭戏水,海鸥翔空,澄清如水晶般的湖面上飘荡着五六只游船,可是仔细一看,船上并无游人,只有一群群野鸭栖息在上面。

罗托鲁阿地热资源丰富,号称新西兰“温泉之乡”。全市遍布温泉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浓浓的蒸气和硫磺气味。据说,当地的自然硫磺温泉泥浆浴,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,对皮肤病具有很好的疗效。

法卡雷瓦雷瓦地热保护区是离市中心最近的地热区,也是最主要的地热名胜。这里的温泉、沸泉、沸泥塘、间歇泉不可胜数。沸泥塘中沸腾的泥浆上下翻腾,犹如青蛙跳跃;而间歇泉间歇喷发,宛若火箭发射。其中,“浦湖渡”间歇泉是几处喷泉中最大的一处,喷发高度通常在16-20米,有时高达30米,似银练闪耀,白莲盛开,煞是壮观,连同那许多烟雾腾腾的地孔、一个个形状各异水汽“嘶嘶”作响犹如盛满滚烫开水的沸泉,构成了一幅无比斑斓的画面。

罗托鲁阿坐落在火山多发区。1886年6月10日火山爆发导致三个毛利村落化为废墟,1917年火山再次爆发,摧毁了坚固的旅游设施。罗托鲁阿市周围有火山和间歇泉喷吐的物质堆成的蒂基特里,奥拉克——科拉拉高地,具有原野的粗犷美,风光独特。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曾到此游历,留下深刻印象。蒂基特里高地的岩石含铜和硫磺等矿物质,呈黄绿色,蒸气熏野,怪味冲天。奥拉克——科拉拉高地上的山岩,五光十色,宛如彩色图案。

罗托鲁阿是毛利人聚居中心,被称为“毛利人之乡”。毛利人是波利尼西亚人的一支。大约在公元1100年,一个叫

因为喜欢花草,也曾买回两株四季桂,栽在门前绿地里。秋天的时候,绽开了一簇簇乳白色的小花朵,播送着幽幽的花香。

小区里金桂、银桂绽花的季节里,那金桂、银桂的馨香浓得化不开。但十天半月后,花老了,香残了。

四季桂的花期比金桂、银桂长,从秋天开到冬天,有好几个月呢!四季桂的花香是淡淡的,淡得像茶过三泡后的味;四季桂的花香是幽幽的,幽得像深山老林里浓荫庇护下的小径……

那种香,不招人,不撩人,是需要你去寻的。她兀自绽开着,好像孤芳自赏,很清高、清淡、清香,但淡淡的香播撒着久远的韵味。

我喜欢金桂、银桂浓烈的香味,但更喜欢四季桂淡淡的、久远的幽香。

这一分
孙女在桃李园学校读小学三年级时,经历了一次数学小测验,最后一道题1分,未做。数学老师也许疏忽了,给了满分。测试卷发下来后,孙女找到数学老师:“我最后一题未做,应该99分。”数学老师说:“给你加1分,叫诚实分,就100分吧!”

我以为这1分加得好!我们经常教育孩子要诚实,如今诚实的孩子就在你面前,应该给以鼓励。其实,这1分对孩子的学业来说并不重要,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,却很重要。

如今,社会上不讲诚信之举,比比皆是。诚信教育,应从小抓起。如此,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。

76岁的孙长道白发白眉,但并不显老态,一头如银发丝整齐干净,如他的叙述充满了条理。孙长道用他平稳的声音把我们带回了60年前的漫天烽火中。这位曾担任过武警上海总队参谋长的老兵不时地拿出地图,特别职业地为我们讲述着每一次战斗的细节。

1946年11月,国民党部队提出要与我军在山东临沂会战,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慨然应战。根据中央的部署和指示精神,我军采取了主力部队不与敌人正面接触,在运动中牵制消灭敌人的战略。但为了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临沂附近屯有重兵的假象,孙长道所在的山东军区特务二团三营在临沂东南一带修工事、挖战壕,忙个不停,借此迷惑敌人。

库彼的波利尼西亚航海者发现了新西兰,他的妻子把这里取名为“长长的白云之乡”,回到波利尼西亚后,向人们描述了这块美妙的土地。1350年,毛利人从太平洋社会群岛,分乘七只独木舟,在北岛罗托鲁阿附近的东海岸登陆,成为新西兰最早的居民,并形成以七舟命名的七个部族。早期的毛利人没有文字,他们用口头传说,并在木头上刻记号来记载历史,由此形成独特的毛利木雕,成为毛利艺术的精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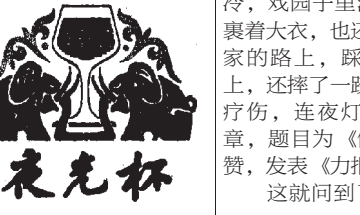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在罗托鲁阿参观了毛利人文化村。一进入文化村,就看见村口毛利人的红色人体木雕,造型独特,雕刻精美,看上去像族长的两个毛利人在众人的簇拥下携手合作,象征着毛利人万众一心,共存共荣。文化村里面有毛利人的会议厅、住房和贮藏室等早期建筑,柱子上雕有记述阿拉瓦部族历史的精美图案。会议厅门上雕有古代希内莫阿小姐不顾父亲反对,女扮男装,只身横渡罗托鲁阿湖,与心上人喜结连理的故事。早期毛利人的住房,用蒲草和棕榈树枝搭成,简陋低矮,人在里面无法直腰。各种贮藏室均有高脚支撑,工具室则类似我国云南傣族的竹楼,但较矮小;族长的食品室,则离地很高,外形似杂技演员用竹子顶着的椅子;毛利人用于集会、祭祀、婚庆和接待客人的礼堂则显得比较气派,布置也很考究。

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参观毛利人的生活起居和木刻艺术,而且还可以欣赏毛利人的歌舞表演。文化村里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雕刻厂,里面的雕刻工具大都是古代的石刀、石斧、石凿等,游人可以在这里亲自体验毛利艺人的雕刻生活。

参观毛利人文化村,不仅得到了极大的文化享受,而且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。新西兰尽管建国历史不长,文化底蕴不够丰厚,但它们比较好地把土著毛利人的文化保留、传承下来,并通过文化村的形式展示给世人。这不仅弘扬了新西兰的民族文化,而且累积了新西兰国家的文化底蕴。

咏云门
刘章
云门山下望云门,
云去云来成古今。
哪块云彩曾下雨,
甘霖解渴旱苗根?

云门不锁待行云,
也过行云也过人。
云散人没成过客,
南山不老草迎春。



孙长道已经记不清战斗真正打响是哪一天了。有一天,他们三营接到命令,要求部队迅速赶到临沂东南的鹅庄周围埋伏,阻击敌军。接到命令后,营长袁起挺立即带上七连、九连和一个机枪排,赶赴设伏点,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兵力部署。不一会儿,前方侦察员来报,说敌人约有三个旅的兵力,向我军埋伏方向行进。但当大家能看清敌人时,发现敌人的行军方向与侦察员报告的方向有偏差。这可让人着急。营长袁起挺命令机枪排机动到敌人前进一侧,先敌开近。同时,命孙长道到九连,通知他们一个排迅速重新占领战斗位置,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。

听说要去粉岭探望陈蝶衣,香港的朋友都说,粉岭啊,很远呢!七兜八转,终于到粉岭。按铃,进得客厅,陈蝶衣正坐在临窗的沙发上读书。见有客人来,就往里面走。夫人道:“勿要走,找你的。上海陈钢先生托人来看你了。”陈蝶衣耳背,夫人建议用纸笔对话。我写:“有资料称:陈歌辛是歌圣,你是词圣。”陈蝶衣拿起放大镜,看了这行字,嘴角略微一抽,想说什么的,没说,只不置可否地嘿嘿了两声。

夫人一旁道:“伊勿在乎名气的,你说好就好,你说不好就不好,从来不去辩解的。”

问起对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记忆。

他道:“录了好好多歌曲,比较流行的是《凤凰于飞》,和陈歌辛合作。写了很多有名的曲子。歌星呢,周璇是最出名的了,唱的歌也最多。那个时候除了唱歌还写很多的剧本。拍戏之余也经常和周璇见面的。在国际饭店十四楼喝咖啡。周璇很朴素,在上海的时候也不怎么打扮的,没什么明星的作风。还有姚莉、张露。姚莉、张露都在香港,还有白光和李香兰。”40年代上海,陈蝶衣是报人,在福州路大众华旅馆底楼开了一家同名咖啡馆,在那里写书写歌词。

福州路上书店多,文人也多,就常有同好者来这里喝咖啡聊天。现在的夫人梁佩琼当时是咖啡馆里的会计,日久生情,结为夫妻。

柯灵先生主持的《万象》杂志也在福州路上,陈蝶衣经常在那里发表对文学的见地。1944年12月,张爱玲小说《倾城之恋》搬上舞台,陈蝶衣与导演桑弧观看了头场演出。那一晚,天特别的冷,戏园子里没有暖气,裹着大衣,也还是冷。回家的路上,踩在了冰块上,还摔了一跤。顾不得疗伤,连夜赶下赶写文章,题目为《倾城之恋》赞,发表《力报》上。这就问到了张爱玲。

从孙长道所在的伏击点到九连去,要闯过敌人的三道火力封锁线。其中除了当地一些破旧的民居外,还有一片开阔地,而开阔地正好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之中。尽管他知道这是

徐连宗 印在野
一个极危险的任务,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必须完成。孙长道在我军的重机枪猛烈射击掩护下,深吸了一口气,猛地跃出阵地,使出浑身的劲儿飞奔出去,爬过几座院落,穿过可怕的开阔地,他竟然毫发无伤地跑到了九连,完成了任务。可等他跑回营部,稍稍喘定后,营里的战友们问他:你的衣

近日作了一次旅游,听得游客们的一个强烈抱怨:景点门票价格太高。我这次的旅伴,皆为小康族,内中也有嫌门票价高而放弃进入景点的。门票成为旅游者“不能承受之重”,不少人认为,旅游部门应改变依靠门票增加收入的做法,而应努力开展多种经营,提高经济效益。杭州大部分景点敞开大门,免票迎客,却从餐饮、住宿与旅游商品等方面,赢得了远比门票高得多的收入,就是一个大手笔。

就改进旅游部门的经营
来说,这个意见是击中要害的。不过,我以为,从景点具有公共性与公益性的角度看,政府公共财政应当给以必要的支持。多数旅游景点,包括那些“世界遗产”,都是上苍与老祖宗留给我们全体人民的,理应为全民所享受。维护好经营好这些人民休闲的场所,属公共事业。公共财政拨付一定的资金,使广大老百姓少掏或不掏腰包,就能享用这些公共资产,是提高人民大众公共福利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它也是公共财政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的一种体现。近年来,不少城市陆续将公园由收费改为免费,走的就是这条路。

有人说,维护城市公园所需的资金有限,而维护景点的资金要多得多,如果都要公共财政承担,则会成为政府的“不能承受之重”。确实,不能全部依靠公共财政,旅游管理部门要学习杭州,通过改善经营增加收入,为少收或免收门票创造条件。然而,当景点门票一涨再涨,以至挡住不少平民大众进入时,为公众服务的公共财政,不可袖手旁观。尽管全国景点门票费远大于城市的公园门票费,但在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中,只能算小菜一碟,是完全可以的“承受之重”。2006年,我国财政支出已达40213亿元,随便在哪里稍为紧缩一下,就可以填补门票的缺口,让游客大众尽开颜。

有人说,时下方方面面都要钱,要从公共财政支出中挤出一块来,恐怕很难。我说,行政费用就大有油水可挤。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,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,目前仍以年均23%的速度增长。在全国“两会”上,有代表委员认为“中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”。行政费用大幅度攀升,虽然有合理因素,但内中也存在奢侈浪费、以权谋私的问题。别的不说,仅公车消费、公款吃喝、公款旅游三项,每年就花掉公共财政6000多亿元,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20%。只要那些“讲摆场,比阔气,花钱大手脚”的官员们,从牙缝和车轮中省一点钱出来,景点门票就可以让老百姓少掏或不掏腰包,让人民大众享受到一项需求越来越强的公共福利。

生活中许多看似不关联的事情,实际上是紧紧联在一起的。公共财政是一块蛋糕,这方面切多了,必然会使那方面得少了。公共财政主要来自于税收,它取之于民,也应用之于民。如今行政费用切得过多了,按一个专家说法,形成了“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务和最昂贵的政府”,以至许多公共财政并没有用到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刀口上,而是被某些官员乱花掉了。因此,我以为,解决昂贵的门票问题,与解决昂贵的公务问题,是有内在联系的。

里一擦一擦的塑料小凳子:“看,这些东西,都是外地来的人到香港讨生活,摆地摊卖,陈蝶衣心软,觉得他们作孽,就去买。每天去买。我们家快变成地摊了。”知道夫人在数落自己,陈蝶衣乖巧在一旁。

提议拍照。
陈蝶衣拉我们到一壁墙前。墙上一幅字,上书“蝶巢”二字,落款张大千。这才注意到,客厅的桌子上,放了一排的纸蝴蝶,绚烂得不得了。

他脱下衣服一看,还真的有个洞,不止一个,整整齐齐的六个。原来,他棉袄上的六个洞是在穿过开阔地时被敌人打中的。他那时候人又瘦又小,穿的棉衣又特别大,当跑起来时,向后摆起来的棉衣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。

这是陈毅1947年在鲁南消灭国民党军队第一快速纵队后即兴所做的一首七言古律。孙长道也参加了那场战役。

战斗在山区进行,上级担心敌人会从山的一个出口逃

明日请
看《没有硝烟的战斗》。

十日谈
烽火记忆